

# 閩語小稱詞語法化研究 ——語意與語音形式的對應性\*

曹逢甫

國立清華大學

劉秀雪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本文以福建省四個方言點——漳州、詔安、尤溪、大田——為例，論證閩語小稱詞語法化過程中，語意弱化與語音形式上存在著相對應的演變歷程。藉由方言語料的比較，驗證了曹逢甫 (2004, 2006) 針對小稱詞，所提出的六階段語法化歷程，與語言事實大致相互呼應，但有部分細項區分需再次考量。如階段 C「植物細株」，與階段 D「細小物體」之間，小稱語料顯示區隔不明顯，或可合併為一類；相對地，階段 E 的細項，「暱稱」與「蔑稱」，在小稱詞尾使用上有明顯差異，應分為兩個不同階層。這四個方言點在小稱詞尾構詞變化及使用上各有不同，但仍可從中歸納出一定的準則，本文即藉由分析這些異同，找出小稱詞語法化的類型特徵與相關變項。

關鍵詞：小稱詞，閩方言，語法化

## 1. 前言

這篇文章比較分析閩語地區小稱詞語法化現象，是國科會計畫「閩語地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現象」的執行成果之一。計畫內容分為兩個探索方向：一、閩語是否存在鼻音尾/鼻化小稱，其相關音韻變化與語法化程度為何；二、閩語次方言區中，小稱詞的相對語法化現象。前者就目前所知，大田與尤溪方言都存在鼻化、鼻尾小稱形式，相關音韻變化分析，仍待進一步跨方言比較驗證。本文討論焦點在後者，藉由各次方言間，互有異同的小稱詞語法化現象，探討各階段歷程中，語意與語音形式是否存在相對應的演變層次。

---

\* 本文是國科會計畫「閩語地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現象」(NSC 93-2411-H-007-037-MH, 94-2411-H-007-008-MH) 的執行成果，總計畫為「漢語方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之跨方言研究」。文章撰寫過程，特別感謝連金發教授與張月琴教授，在作者口頭發表時提出的建議，也感謝審稿委員對文章內容、架構與寫作格式的指正。

文章分爲六小節，除前言外，第二小節介紹相關背景及分析理論；第三節是四個閩語次方言點，田野調查語料的逐階段討論分析；第四節則藉由四點語料交互比對分析，驗證小稱詞語法化過程中，語意跟語音形式的對應關係，以及各個語法化階段的相互關係是否妥切；第五節針對分析比對所得，對理論提出反思，第六節爲結論。

## 2. 相關理論背景

閩語中最爲能產的小稱詞是「囡」，這是閩語所獨有的，表「兒子」之意的詞彙。唐代顧況說：「囡音蹇，閩俗呼子爲囡」。宋《集韻》獮韻「九件切」在附註也提到：「閩人呼兒曰囡」。這個小稱詞在閩語各地讀音互有異同，閩南漳州、廈門及台灣一帶讀爲 [a<sup>53</sup>]，泉州爲 [kã]，莆仙地區的城廂音爲 [kyp<sup>332</sup>~yp<sup>332</sup>]，而閩東區的福州爲 [kiaŋ~iaŋ]。這些不同的讀音，藉由次方言內部音系分析，以及方言間交互比較，確認都是源自「囡」（曹逢甫、劉秀雪 2001）。

下表列出曹逢甫、劉秀雪 (2001) 介紹的莆田、仙游與閩南地區，小稱詞使用分布概況。單斜線表示左右兩邊都是小稱詞尾，因詞根音節韻尾類型不同，而形成的變體，雙斜線後表實詞「囡」（亦即當「囡」單獨使用表「兒子」之義時的形式）。由上而下，分別爲莆田市、泉州市、漳州市，各方言點在〈表 1〉的上下位置，大致對應它們在地圖上，由北到南的分布。

〈表 1〉閩語次方言（莆田、閩南）之小稱詞讀音

莆田市 yp/kyɔ̃//kyp	莆田縣 õ/yõ//kyõ	仙游城關 ia/yp/kyɔ̃//kyp	仙游玉田 iã/yõ/kyõ//kyõ	仙游榜頭 yõ/kyõ//kyõ
惠安南埔 a//kiã	惠安埭港 kã/kã	惠安螺城 ã//kiã	永春桃城 kiã//kiã	永春蓬壺 iã/kiã//kiã
安溪龍涓 a//kiã	安溪魁斗 ã//kiã	南安石井 a//kiã	南安水頭 a//kiã	南安豐州 a//kiã
泉州鯉城 a//kiã	晉江 a//kã	石獅市 a//kũi	同安 a/ia//kiã	
龍海白水 a//kiã	龍海浮宮 a//kiã	漳浦佛壇 a//kiã	長泰枋洋 a//kiã	詔安南詔 ɛ//kiã

曹逢甫、劉秀雪 (2001) 藉由小稱詞尾在閩南及莆仙地區各點的讀音，確認閩南語小稱詞音變歷程 I，確實存在，且各個階段的語音形式，都保留在現今不同次方言裡，如下圖示：

- (1) 㑔音變歷程 I: \*kian > kiã (永春桃城/蓬壺) / kã (惠安埭港) > ǎ (惠安螺城、安溪魁斗) / iã (永春蓬壺) > a (泉州鯉城及其以南) / ia (同安) (> ɛ (詔安南詔))

鼻尾或鼻化小稱詞在前人文獻中，主要見於南部吳語。總計畫目標為串連漢語各方言鼻尾或鼻化小稱詞現象，一方面探索其可能之共同詞源，二方面瞭解，鼻化韻及鼻韻尾小稱詞綴，對詞根所造成的影響，是否在各方言都有一致的趨向。就文獻資料所得，閩語次方言中，普遍帶有鼻尾/鼻化小稱詞者，包含大田（後路話，黃景湖 1983）與尤溪（城關話，伍巍 1993）兩地。黃景湖 (1983) 提出大田話有「變調、變韻、加綴」，三種不同形式的小稱用法，如「蚊 bū<sup>42</sup> → bū<sup>153</sup>」、「瓶 pø<sup>24</sup> → pe<sup>153</sup>」、「壺 xu<sup>24</sup> → xũ<sup>153</sup> → xu<sup>33</sup> ki<sup>42</sup>」，最後一個例子「壺」顯示，單一詞根可以有兩種不同的小稱說法，分別代表不同程度的小，[xu<sup>33</sup> ki<sup>42</sup>] 表最小的壺。

尤溪縣是閩語各次方言的匯集點。內部次方言差異大、難以互通，是閩語受矚目的特點之一，尤溪縣更是個中之最，即便縣內次方言間，彼此亦難直接相通。從陳章太、李如龍 (1991) 的尤溪縣次方言資料中，可看出次方言音系間差異頗大，包括有無鼻化韻、撮口韻、同源詞的元音對應等，在各點皆有歧異。下表語料引自陳章太、李如龍 (1991:304)，我們挑選了小稱相關詞項，來呈現縣內七個次方言點間的差異。其中，城關話是尤溪方言的代表點，也是普通話未普及前，各次方言間藉以溝通的共同語。

〈表 2〉尤溪方言的小稱詞

	城關	西洋	洋中	湯川	中仙	新橋	街面
鳥兒	tsia ɲ	tsio kyɲ	tseu	tsia ktu	tʃia kœɲ	tʃia kē	tsiau kiã
小孩兒	nia ɲ	nia kyɲ tsi	kyɲ tsi	nia ktu	nia kœɲ	nē kē	kiɲ kiã
有㑔懷孕	iu ɲ	u kyɲ	u kyœɲ	u ktu	iou kœɲ	iau kiũ	u kiã
㑔㑔㑔脖子	tau lɛɲ ɲ	tʰau loɲ kyɲ	tʰau lyœɲ kyœɲ	tau leɲ ktu	tau loɲ kœɲ	to nē ki	tau loɲ kiã

尤溪城關的小稱詞尾為 [ɲ]，伍巍 (1993) 認為本字是「兒」，與吳語鼻尾小稱相

關；但從城關音韻系統，與縣內次方言之間的比較分析，我們認為「囡」應是尤溪各點——包括城關話——共同的小稱詞源。就內部音系而言，尤溪城關在囡類字的元音為高元音，以鼻音韻尾或鼻化韻在漢語的相關演變來看，主元音高化後，最終整個可能變成「成音節鼻音」韻母，如閩南語泉州音與漳州音 [ŋ\ũi] 韻的對比，泉州「酸」讀音 [sɿ<sup>33</sup>]，漳州則為 [sũi<sup>55</sup>]，即是高鼻元音衍化為成音節鼻音的實例。而聲母弱化消失現象，在尤溪周遭次方言，包括閩東諸多次方言、莆仙或閩南永春等地都存在，特別是單詞內部的聲母弱化音變更為普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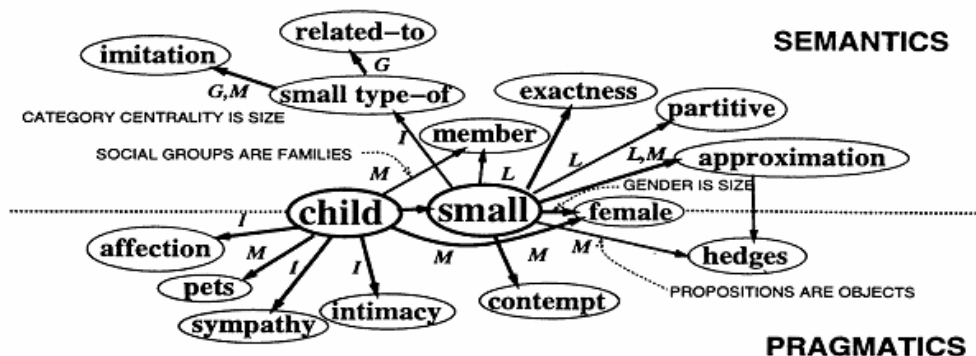
閩語主要次方言包括福州、廈門等，都不是以鼻元音或成音節鼻音，做為最能產的小稱詞尾，但因詞源「囡」本身帶鼻輔音韻尾，就語音演變趨勢而言，以鼻化特徵或單一鼻韻尾做為小稱詞尾，確是閩語一個可能的演變結果，尤溪與大田便是例證。2000 年暑假，我們在福建地區，收集了 65 個方言點的閩語小稱詞語料，閩南一帶呈現由北往南語音形式逐步弱化，最終是聲母及鼻音皆消失，僅保留單純中低元音形式，亦即前述的音變歷程 I。閩中及閩東一帶，則朝向小稱詞尾主元音高化，鼻音韻尾保留，如囡音變歷程 II 所顯示的狀態。

- (2) 囡音變歷程 II： \*kian > kian̚ (福州) > ...køŋ (周寧) > kyn̚ (尤溪洋中) > (\*kŋ >) ŋ (尤溪城關) > -ŋ (尤溪城關(年輕層))

依據文獻所得，為求瞭解閩語小稱語法化過程，以及鼻化小稱特色，我們實際調查了閩語四個方言點：漳州、詔安、尤溪與大田。前三個方言點都是在城關地區調查，大田縣則是調查境內建設鎮的後路話，因鼻音小稱音變是後路話的特色，大田城關地區使用的是前路話；為求敘述簡便，本文以大田話指稱大田後路話。<sup>1</sup>

Jurafsky 在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he semantics of the diminutive* (1996) 一文提到：跨語言比較中，世界語言的小稱詞，主要皆是源自語意或語用上，與孩童相關之詞。下圖為 Jurafsky 對小稱詞意結構與演變的圖示。

<sup>1</sup> 陳章太在《閩語研究》〈大田縣內的方言〉一文提到：大田境內大體可分為五種方言，前路話（也稱大田話或城關話）、後路話、閩南語（下府話）、桃源話、客家話，前四種都屬於閩南語。李如龍 (1996) 進一步說明，後路話是大田境內第二大方言，僅次於前路話（城關話）。後路話通行於大田縣北邊，包括廣平鎮、建設鎮等地，與尤溪縣新橋話連片相通。



〈圖 1〉小稱詞語意普遍結構 (Jurafsky 1996:542)

文中採用 radial category (放射範疇) 闡述小稱詞意的演變，強調在此一放射範疇中，語意的歷時演變是單向性的，從核心到邊緣。〈圖 1〉的核心即為 'child'，邊緣包括 sympathy (同理心)，imitation (模仿) 等。同時，文中總結了小稱語意的兩個單向性演變趨勢：

- (3) Unidirectional Tendency: First order predicates give rise to second order predicates.
- (4) Unidirectional Tendency: 'child' gives rise to 'diminutive.' Diminutives arise from semantic or pragmatic links with children.

Jurafsky (1996) 跨語言比較了小稱詞單向性演變現象，也可視為是小稱詞語意的語法化歷程分析。然而，語法化過程中，語意與語音形式都會相對弱化；如英文 '(be) going to' 作為「即將」之意時，語音形式相對弱化為 '(be) gona'。因此，本文將以田野調查材料，分析小稱詞語法化過程中，語音形式與語意演變之間的關聯性。同時，Jurafsky (1996) 主要針對單一詞彙的語意變化進行討論，但就一個語意放射範疇，如〈圖 1〉，語意包含廣闊，單一語言可能採不同的詞彙，來表達不同的放射或演變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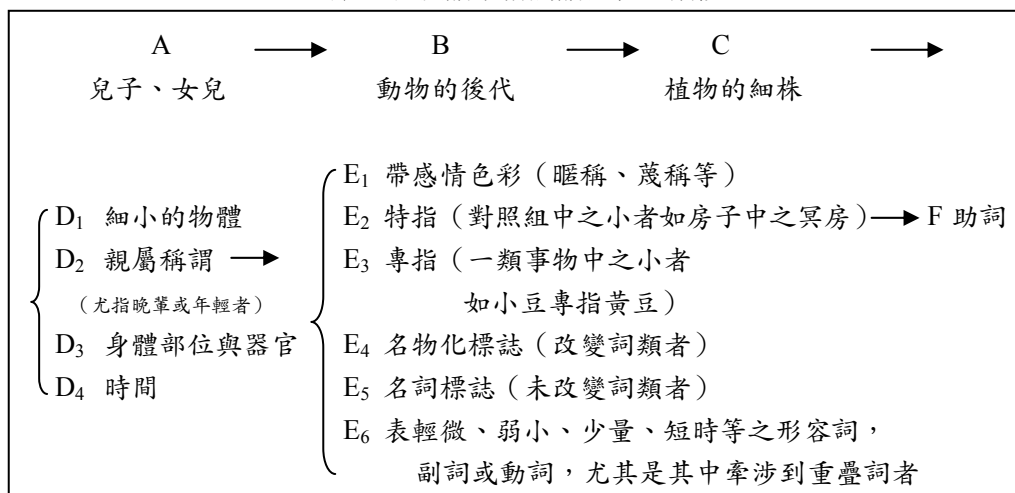
依據語法化理論假設，當某一詞彙的語意、語音極度弱化後，則可能有另一相關詞起而代之；Gabelentz (1891, 轉引自 Hopper & Traugott 1993:20) 主張語法化過程中，「語言形式」隨時間褪色、淡化，最後被重新上色定義，或者就成了個活死人，而後消失。整個演變過程不是直線性的，而是兜著圈子走。這表示若詞語 a 在第一個語法化循環中，意思為 x，在 a 詞語義逐漸淡化後，演變的可能是 a 詞就此消失或重新定義。重新為 a 詞上色定義的，不見得是原始語義 x，可

能為新的語義 y；語義 x，也可能再被另一個詞語 b 所佔有。所以在小稱詞的語法化過程中，當最初的 a 詞出現語意、語音等弱化現象後，後起的變化就是值得我們探究的焦點。

我們在 2005 年 1 月到漳州與詔安兩地調查，這兩個方言點在曹逢甫與劉秀雪 (2001) 的資料中，歸屬閩南語小稱詞語音形式最為弱化的方言區塊，因此極可能會興起一個新的語言形式，來代表小稱詞語意核心。同年暑假，再度到福建地區，收集大田、尤溪兩地的語料，對比下發現，不同次方言內的小稱詞數量不一。四個方言點之中，尤溪屬單一形式，雙重形式的是漳州、詔安，另外大田共有三種小稱詞素。藉由這些方言點之間的差異，我們論證在小稱語意放射範疇，單一方言可能具有不只一種語言形式，而語意弱化度與語音形式彼此間，存在正相關的演變趨勢等。

〈表 3〉是曹逢甫 (2004) 針對漢語方言小稱詞語法化，所提出的六個代表階段，從實詞人類的後代「兒女」，推及到動物、植物的後代，再進一步到指細小物體，實質上或精神上的，以及最後的助詞階段。<sup>2</sup>

〈表 3〉漢語小稱詞語法化六階段



<sup>2</sup> 〈表 3〉與曹逢甫 (2006) 所列之小稱詞語意、語用與語法上的語法化輪迴表，有些許不同；原來的 D 階段加增時間詞，並將 E 階段的 E<sub>4</sub> 名物化標誌，分為 E<sub>4</sub> 改變詞類，與 E<sub>5</sub> 未改變詞類兩項。這些小項調整，經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漢語方言鼻音尾/鼻化小稱語法化之跨方言研究」，各子計畫主持人會議商定。

進行田調之前，我們依照各個語意弱化階段做了相關調查詞表（見〈附錄〉）。<sup>3</sup> F 階段的小稱語意用法，是基於語法化理論的假設，但確認方言助詞與小稱詞是否明確相關，目前仍有困難，所以此一語意階段未做成調查問卷。〈附錄〉的詞表涵括了 A 到 E，各個語法階段的小稱詞彙，目標是調查各方言點的小稱詞用法，是否涵蓋了整個歷程，而各個歷程所採用的小稱詞尾是否相同，同時，觀察各語意階段與語音形式之間，是否存在對應性。

在收集完各點田調語料並加以整理分析後，我們重新檢視曹逢甫 (2004, 2006) 所提出的階段劃分，是否可以在語料中找出相應的界線。若是未能與原有階段劃分的界線相符，再進一步考量，田調材料是否提供了可能的新界線或階段劃分。這部分議題將在第四、五小節，以方言對比分析加以論證。下一節先介紹各點小稱語料特色，與單一方言點的內部分析與討論。

### 3. 各點田調語料分析<sup>4</sup>

#### 3.1 漳州

漳州小稱詞在表示 A 階段實詞的兒子、女兒涵義時，仍是使用 [kiã<sup>53</sup>]；如「細囡」[se<sup>53</sup> kiã<sup>53</sup>] 表示小孩的統稱，「遺腹囡」[ui<sup>33</sup> pak<sup>5</sup> kiã<sup>53</sup>] 表遺腹子。不過兒子一般稱為「後生」，女兒為「查某囡」[tsa<sup>33</sup> bo<sup>55</sup> kiã<sup>53</sup>] 或 [tsau<sup>33</sup> kiã<sup>53</sup>]，[tsau<sup>33</sup>] 為 [tsa<sup>33</sup> bo<sup>55</sup>] 的合音。「頭一胎的小孩」讀為 [t<sup>h</sup>au<sup>33</sup> tsiō<sup>33</sup> ā<sup>53</sup>]，以弱化的詞尾形式出現，不過後代意涵應是來自詞根，此詞在李如龍 (2001) 〈南安方言志〉寫作「頭養囡」，以「養育」代表後代。

B 階段動物後代部分，出現兩類詞尾。小稱詞尾 [a<sup>53</sup>] 在此多表示類名，或一般通稱的涵義，也可指小型動物，但不指稱動物後代；動物後代必須以重複加綴形式 [~a<sup>55</sup> kiã<sup>53</sup>] 表達。如「狗仔」[kau<sup>55</sup> a<sup>53</sup>] 普遍指一般狗類，若要指稱初生幼犬或某隻狗的後代，必須說成「狗仔囡」[kau<sup>55</sup> a<sup>55</sup> kiã<sup>53</sup>]。「雞」[ke<sup>24</sup>] 為一般通稱或指形體較大的雞，「雞仔」[ke<sup>33</sup> a<sup>53</sup>] 則是通稱或形體較小的雞，「雞仔囡」[ke<sup>33</sup> a<sup>55</sup> kiã<sup>53</sup>] 指初生雛雞；「雞桃仔」[ke<sup>33</sup> t<sup>h</sup>o<sup>33</sup> a<sup>53</sup>] 指小公雞，「雞撻仔」[ke<sup>33</sup> nūā<sup>33</sup> ā<sup>53</sup>] 為小母雞。小鵝為「鵝仔囡」[go<sup>33</sup> a<sup>55</sup> kiã<sup>53</sup>]。在漳州方言，絕大部分的動物後

<sup>3</sup> 此詞表定稿在 2005 年 1 月田調之後，由總計畫研究助理石曉娉依據〈表 3〉各個語意階段，參考小稱詞相關文獻所設計。在 2005 年 1 月田野調查後，發現部分語意階段詞例較少，有些詞例在實際調查時，可能產生語意混淆，因此進一步增修。

<sup>4</sup> 針對漳州、詔安等不只一個小稱形式的方言，雖然詞源上都是囡，為求文字敘述上區別較易，我們以「仔」表達語音形式相對弱化的 [a, e]，以「囡」表達語音形式較完整的 [kiã]。

代，都以重複加綴 [~a<sup>55</sup> kiã<sup>53</sup>] 表示，小部分昆蟲類動物，發音人表示沒有小稱加綴指小的說法，如「蠟」[ts<sup>h</sup>i<sup>24</sup>] 指一般螃蟹，「蠟仔」[ts<sup>h</sup>i<sup>33</sup> a<sup>53</sup>] 則專指梭子蟹。

C 階段植物細株，在漳州一般以「細叢」表示，沒有收錄到「~仔囡」重複加綴的語料，加上 [~a<sup>53</sup>] 表示一般通稱，沒有大小之分。「樹仔」[ts<sup>h</sup>iu<sup>33</sup> a<sup>53</sup>] 泛指一般樹木，小樹則以「細叢樹仔」[se<sup>53</sup> tsan<sup>11</sup> ts<sup>h</sup>iu<sup>33</sup> a<sup>53</sup>] 表示，樹苗則說成「樹仔栽」[ts<sup>h</sup>iu<sup>33</sup> a<sup>53</sup> tsai<sup>24</sup>]，不存在「樹仔囡」[ts<sup>h</sup>iu<sup>55</sup> a<sup>55</sup> kiã<sup>53</sup>] 的說法。有些詞彙沒有加上 [~a<sup>53</sup>] 說法，如柳橙稱作「橙」[ts<sup>h</sup>iẽm<sup>11</sup>]，不說「橙仔」；橘子則通稱為「柑仔」[kam<sup>33</sup> ma<sup>53</sup>]，不分大小。另外有一種野生水果叫做 [to<sup>33</sup> ni<sup>24</sup>]，發音人描述其色黑汁紅，大如拇指，[ni<sup>24</sup>] 在部分閩南語指瓜果類的初生幼體。

D 階段物體名字加上小稱詞尾 [a<sup>53</sup>]，一般為通稱用法，不特別指涉個中較小者；如「樓仔」[lau<sup>33</sup> a<sup>53</sup>] 也可指大樓房。有些物體不能加小稱詞尾，如「鼎」沒有加上 [~a<sup>53</sup>] 的說法在，但是「鍋子」倒是可以有 [ue<sup>33</sup> a<sup>53</sup>] 與 [ue<sup>24</sup>] 兩種說法；「溪仔」[k<sup>h</sup>ɛ<sup>33</sup> a<sup>53</sup>] 指較小的溪流。我們也發現一個用上重複小稱詞尾來指細小物體的例子，「椅子」[i<sup>55</sup> a<sup>53</sup>] 指一般椅子，「椅子囡」[i<sup>55</sup> a<sup>55</sup> kiã<sup>53</sup>] 則指特別小的椅子。小稱詞尾「仔」[a<sup>53</sup>] 在物體指稱上，主要為一般通稱，不具有指小意涵。

親屬稱謂上，小稱詞尾的出現與否，大致還有意義上的區別，與「晚輩、稚幼」相關連。如「新婦」跟「新婦仔」，後者指童養媳；「阿舅」跟「舅仔」也有別，「舅仔」是小舅子。身體部位加上小稱詞尾的例子，包括了「鼻仔、皮仔、耳仔、手指指仔」，最後一詞的讀音較特別，[ts<sup>h</sup>iu<sup>55</sup> tsin<sup>55</sup> tsã<sup>33</sup> a<sup>53</sup>]，兩個「指」字是不同次方言讀音的堆積，與「堅硬」語意的方言差讀音變異相似，[tin<sup>33</sup>/tã<sup>33</sup>]。另外，原來是陰聲韻的「指」，在許多閩南語次方言都帶著鼻化韻。

E 階段帶情感色彩的用法，蔑稱或暱稱等，普遍存在加上小稱詞綴的用法，值得注意的是，蔑稱與暱稱用法，在小稱詞綴聲調調值上有別。如「老歲仔」[lau<sup>11</sup> hue<sup>55</sup> a<sup>53</sup>] 指老頭子，「老婆仔」[lau<sup>11</sup> po<sup>33</sup> a<sup>53</sup>] 指老太婆，「阿珠仔」說成 [a<sup>33</sup> tsu<sup>55</sup> a<sup>55</sup>]，「英仔」說成 [in<sup>55</sup> a<sup>55</sup>]。由人名暱稱用法，可知漳州 [a] 尾在暱稱用法上讀為輕聲，採隨前變調，其前字與一般小稱變調不同，為單字調讀音。蔑稱用法的小稱詞尾，與前述一般動植物的詞尾 [a<sup>53</sup>] 用法一致。表特指、專指用法的方言詞較難鎖定，各方言可能衍生的專指詞彙，屬於使用群體內的約定俗成，具有相當的任意性，如發音人表示「車仔」有一指為「手搖縫紉機」，但也可泛指一般汽車。名詞尾用法如「北仔、作工仔」（外省人、工人）等例子頗多，也可出現在修飾語上如「笑笑仔講」。

在漳州方言收集到一些鼻化韻特字，詞根音節原來應沒有鼻音特徵的，如



「鼻仔」[p<sup>h</sup>i<sup>33</sup> ã<sup>53</sup>]，「啞狗」[ẽ<sup>33</sup> kau<sup>53</sup>]，「手指指囡」[ts<sup>h</sup>iu<sup>55</sup> tsin<sup>55</sup> tsãĩ<sup>33</sup> ã<sup>53</sup>]。另有一個無法斷定的詞，[t<sup>h</sup>o<sup>33</sup> nĩ<sup>24</sup>]，指一種野生漿果，約拇指大，色黑汁紅，據發音人所言，普通話稱為桃金娘，詞源有待考察。金門話中，未成熟的小西瓜稱為[si<sup>33</sup> kue<sup>33</sup> nĩ<sup>24</sup>]或[si<sup>33</sup> kue<sup>33</sup> nĩ<sup>11</sup> ă<sup>11</sup>]。這個[nĩ<sup>24</sup>]字與鼻韻小稱詞是否關聯，有待未來更多語料驗證。

在漳州小稱詞尾的語法化過程中，語意弱化伴隨著語音形式的縮減。「～囡」的使用遍及了 A 階段的人類後代到 E 階段的名詞尾或特殊情感色彩的語意，但有著不同的讀音形式。A、B 階段表「後代」用法的詞彙，必須以較完整的讀音[kiã<sup>53</sup>]或[a<sup>55</sup> kiã<sup>53</sup>]當詞綴，而[a<sup>53</sup>]則用來表示部分物體的「小」或情感上的「蔑視」。「仔」或[a<sup>53</sup>]的廣泛使用讓它的語意極度弱化，所以加上[a<sup>53</sup>]變成很多動植物或物體的泛稱，不具小稱涵義；也因此我們會看到「狗仔囡」[kau<sup>55</sup> a<sup>55</sup> kiã<sup>53</sup>]的小稱重複構詞現象。

### 3.2 詔安

詔安小稱詞尾有兩個，其中一個與漳州小稱詞[a<sup>53</sup>]相似，都是一個單元音音節，讀音為[ɛ<sup>53</sup>]。而表示小孩子、動物後代時，也是使用重複加綴形式，「～囡仔」[kiã<sup>24</sup> ɛ<sup>11</sup>]，如「細囡仔」[se<sup>53</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小孩子）。「狗仔」[kau<sup>11</sup> ɛ<sup>53</sup>]泛稱一般狗類，小狗需要說成[kau<sup>24</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與漳州不同的是，[ɛ<sup>53</sup>]在本方言完全不具有指小涵義，「鳥仔」指一般鳥類，指體型小的鳥，須說成「鳥囡仔」[tsiau<sup>24</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小剪刀是「鉸刀囡仔」[ka<sup>33</sup> to<sup>33</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囡仔」就本方言的連讀變調模式應該讀做[kiã<sup>24</sup> ɛ<sup>53</sup>]，應該是高頻率連用，促使後字聲調簡化為單純低調[kiã<sup>24</sup> ɛ<sup>11</sup>]，在發音人強調念讀時，偏中降調[kiã<sup>24</sup> ɛ<sup>31</sup>]，表示發音人意識中「仔」仍是一個降調調型。

A 階段實詞用法的兒子女兒涵義：小孩子一般說為「細囡仔」[se<sup>53</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大兒子稱為「大漢仔」[tua<sup>11</sup> han<sup>55</sup> ɛ<sup>53</sup>]，父子倆稱作「父囡仔二儂」[pe<sup>31</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 no<sup>33</sup> an<sup>24</sup>]。「頭養仔」[t<sup>h</sup>au<sup>11</sup> tsio<sup>24</sup> ɛ<sup>11</sup>]指頭一胎；女兒則是[tsau<sup>24</sup> kiã<sup>53</sup>]，應為「查某囡」縮併而來。

B 階段動物後代，在詔安都以重複加綴詞尾，「～囡仔」[kiã<sup>24</sup> ɛ<sup>11</sup>]表示，若只有小稱詞尾[ɛ<sup>53</sup>]出現，表一般通稱，如魚有「魚仔」[hu<sup>11</sup> ɛ<sup>53</sup>]與小魚「魚囡仔」[hu<sup>11</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之別。C 階段植物細株詞彙，在詔安也有以「～囡仔」重複加綴指小的例子，但是普遍度不高。「樹囡」[ts<sup>h</sup>iu<sup>33</sup> ɛ<sup>53</sup>]泛指一般樹木，小樹以「樹囡仔」[ts<sup>h</sup>iu<sup>33</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表示。此階段部分詞彙沒有加上[～ɛ<sup>53</sup>]尾的說法，如

「草」[ts<sup>h</sup>au<sup>53</sup>]表一般通稱，小草則以「細草」[se<sup>53</sup> ts<sup>h</sup>au<sup>53</sup>]表示。竹子通稱為「竹仔」[tik<sup>5</sup> ɛ<sup>53</sup>]，小竹子則說成「細竹仔」[se<sup>55</sup> tik<sup>5</sup> ɛ<sup>53</sup>]；「竹囡仔」[tik<sup>5</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的說法，發音人認為可以理解為「小竹子」之義，但少用。

D 階段的物體名字加上小稱詞尾「仔」[ɛ<sup>53</sup>]，普遍為一般通稱，不特別指稱個中較小者；如「樓仔」[lau<sup>11</sup> ɛ<sup>53</sup>]也可指大樓房，「細樓」[se<sup>53</sup> lau<sup>24</sup>]才指稱小樓。就細小物體的詞彙上，詔安也有些詞例是不加小稱詞尾的，不過小稱加綴與否似乎看不出具體規則，就廚具「鍋、鼎」二詞的例子，詔安跟漳州剛好相反。詔安「鍋」沒有加上[~ɛ<sup>53</sup>]的說法，「鍋」[ue<sup>55</sup>]表泛稱，鍋子的大小只能以前加修飾語表示，「大鍋」[tua<sup>11</sup> ue<sup>55</sup>]，「細鍋」[se<sup>53</sup> ue<sup>55</sup>]，炒菜鍋則有泛稱「鼎」[tiã<sup>53</sup>]，與小炒菜鍋「鼎囡仔」[tiã<sup>24</sup> kiã<sup>24</sup> ɛ<sup>11</sup>]，估計這部分差異，與個人生活經驗或方言習慣相關。D 階段與 C 階段植物細株在小稱詞尾上的用法相似，這兩個階段的名詞不一定加綴「仔」[ɛ<sup>53</sup>]尾，若加綴則表一般通稱。有小部分例詞以[kiã<sup>24</sup> ɛ<sup>11</sup>]詞綴表小稱用法，但大多數詞例仍是以「細、大」等前加修飾語來表示植物、物體的小或大。

親屬稱謂上，小稱詞尾的出現與否，有著意義上的區別。如「新婦」[sim<sup>33</sup> pu<sup>33</sup>]跟「新婦仔」[sim<sup>33</sup> pu<sup>33</sup> ɛ<sup>53</sup>]，前者為媳婦，後者特指童養媳。在小舅舅與小舅子的區別上，詔安以「妻舅仔」[ts<sup>h</sup>e<sup>33</sup> ku<sup>33</sup> ɛ<sup>53</sup>]指小舅子，「細舅仔」[se<sup>53</sup> ku<sup>33</sup> ɛ<sup>33</sup>]指小舅舅；「小叔叔」跟「小叔」則分別為「細叔仔」[se<sup>53</sup> tsik<sup>3</sup> ɛ<sup>33</sup>]、「叔仔」[tsik<sup>5</sup> ɛ<sup>53</sup>]。由前兩例可知，詔安長輩年輕者以「細～仔」表示，此處「仔」的聲調讀法上與一般小稱詞尾[ɛ<sup>53</sup>]不同，是隨前變調輕聲讀音，其前之根詞讀為單字調。

E 階段帶情感色彩的用法，就發音人語感而言，[ɛ<sup>53</sup>]詞尾仍具有貶稱意，如「囡婿仔」[kiã<sup>24</sup> sai<sup>55</sup> ɛ<sup>53</sup>]就沒有「囡婿」[kiã<sup>24</sup> sai<sup>11</sup>]來得尊重。詔安發音人不使用人名加上[ɛ<sup>53</sup>]詞尾，以表親暱的用法。發音人認為就人名稱謂而言，各人偏好不同，也許有此類用法在，但他不使用。至於加綴小稱詞尾的蔑稱用法，則普遍存在，「老歲仔」[lau<sup>11</sup> hue<sup>33</sup> ɛ<sup>53</sup>]指老頭子，「肥仔」[pui<sup>33</sup> ɛ<sup>53</sup>]指胖子。如漳州一般，詔安暱稱與蔑稱，在小稱詞綴的使用上有所區隔，雖然兩地區隔形式不同。詔安的蔑稱較易與小稱詞綴連用，暱稱則不然；漳州則是在兩類稱呼上，採用不同的聲調變化。

整個來說，詔安小稱詞尾[ɛ<sup>53</sup>]比漳州[a<sup>53</sup>]來得更弱化。漳州話還有部分例子，是採用[a<sup>53</sup>]指小，如「溪仔」[k<sup>h</sup>e<sup>33</sup> a<sup>53</sup>]指小溪，詔安話表示個體的小，完全採用[kiã<sup>24</sup> ɛ<sup>11</sup>]複合詞尾表示。另外，漳州與詔安在原有的小稱詞尾弱化之後，重新引進新詞尾的方式有別。就表面上看，漳州話是再加一個表示兒子的「囡」

[kiã<sup>53</sup>] 在固有小稱詞之後，因為固有詞已經被視為泛稱，所以出現 [X a<sup>55</sup> + kiã<sup>53</sup>] 的重複加綴用法。詔安話的情況則有兩種可能解釋，一是新引進一個「囡」[kiã<sup>53</sup>] 為中綴，插入原來的 [X-ε<sup>53</sup>] 之間；二是重新引進複合詞尾 [kiã<sup>24</sup> ε<sup>11</sup>]，加到詞幹之後。

我們採用第二種說法，主張詔安的新興小稱是一個複合詞尾，而不是插入中綴。理由有三：(1) 中綴是一般語言中較罕見的加綴形式，(2) 在收集到的詞例中，「哥哥的小孩」說成「阿兄的囡仔」[aŋ<sup>24</sup> hiã<sup>55</sup> ʔ<sup>u</sup> kiã<sup>24</sup> ε<sup>11</sup>]，表示 [kiã<sup>24</sup> ε<sup>11</sup>] 可單獨成詞，為「孩子」之義，(3) 詔安話中，有少數三個小稱詞素並存的例子，如小燕子是說成「燕仔囡仔」[ĩ<sup>55</sup> ε<sup>11</sup> kiã<sup>24</sup> ε<sup>11</sup>]。

基於上述例證，我們推論詔安話的新興小稱詞，乃是重新引進複合詞尾「囡仔」[kiã<sup>24</sup> ε<sup>11</sup>]，來附加於固有詞之後；這個新興詞尾相當於其他閩南話中，表示「小孩子」的用語，如漳州的「囡仔」[kin<sup>55</sup> na<sup>53</sup>] [gin<sup>55</sup> na<sup>53</sup>] 或泉州的 [kan<sup>24</sup> na<sup>55</sup>]。用以加綴此新興詞尾的詞基 (base)，一般是詞幹 (stem)，只要這個詞幹在口語中還能單獨成詞。而「燕仔」一詞，口語中少有單獨使用詞幹的例子，所以我們看到發音人選擇直接加綴在整個固有小稱詞後面，成了「燕仔囡仔」。

由第一次田調資料中，我們看到即使是同為閩南語、同屬漳州區的兩個方言，在小稱詞語法化上，也有著不同程度的進化區別，可見得小稱詞語法化歷程，在漢語各個方言中應會呈現豐富而有趣的變化。在 2005 年 6 月進行閩中區大田與尤溪兩地的調查時，我們也依照著〈表 3〉的語意分類模式，來收集小稱詞尾加綴類型，小部分詞例，在第一次田調回饋的基礎上做了增修。

### 3.3 尤溪

尤溪的小稱詞綴相對較為單純，主要是「囡」[ŋ<sup>55</sup>]，而其語意範圍，從 A 類實詞到 E 類的蔑稱功能都涵括在內。2005 年採訪的兩位發音人是兄弟，年齡分別為 58 與 59 歲，在收集到的語料中，小稱詞尾 [ŋ<sup>55</sup>] 基本上還保留著獨立音節的特徵，但有些例詞在音節的切分上較模糊難定，約只有一個半音節的長度。

A 階段表人類後代用法時，主要採用單音節詞「囡」[ŋ<sup>55</sup>]；孩子為「囡□」[ŋ<sup>33</sup> ne<sup>11</sup>]，未成年的小孩子則為 [nia<sup>33</sup> ŋ<sup>55</sup>]。大兒子稱為「大囡」[to<sup>11</sup> ŋ<sup>55</sup>]，小兒子為「細囡」[si<sup>33</sup> ŋ<sup>55</sup>]，父子倆稱作「阿爸囡□」[a<sup>33</sup> pa<sup>33</sup> ŋ<sup>55</sup> ne<sup>11</sup>]，乾兒子為「契囡」[k<sup>h</sup>i<sup>33</sup> ŋ<sup>55</sup>]。尤溪的 [ŋ<sup>33</sup> ne<sup>11</sup>] 與 [nia<sup>33</sup> ŋ<sup>55</sup>]，約略等同於台灣閩南語的「囡仔」[gin<sup>55</sup> na<sup>53</sup>] 用法，在指孩子之時使用，其他地方多用單獨的「囡」[ŋ<sup>55</sup>]，來表示人類後代的涵義。

B 階段動物的後代，在尤溪依舊是以單音節詞「囡」[ŋ<sup>55</sup>]表示，適用範圍廣泛，除了蝌蚪跟蠶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例詞 (23/25) 都可加上「囡」[ŋ<sup>55</sup>]表小稱。[ŋ<sup>55</sup>]帶有明顯指小意涵，一般通稱形式，則不加任何後綴；如猴子「老猴」[lau<sup>33</sup> kau<sup>11</sup>]與小猴子「老猴囡」[lau<sup>11</sup> kau<sup>33</sup> ŋ<sup>55</sup>]，魚[gy<sup>11</sup>]與小魚「魚囡」[gy<sup>11</sup> ŋ<sup>55</sup>]。C 階段植物的細株，在尤溪也是以「囡」[ŋ<sup>55</sup>]指小，但是普遍度較 B 階段低 (12/21，百分之五十七)；樹[ts<sup>h</sup>iu<sup>41</sup>]泛指一般樹木，小樹以「樹囡」[ts<sup>h</sup>iu<sup>33</sup> ŋ<sup>55</sup>]表示，草[ts<sup>h</sup>au<sup>55</sup>]表一般通稱，小草以「草囡」[ts<sup>h</sup>au<sup>33</sup> ŋ<sup>55</sup>]表示。麥子只有麥[ma<sup>23</sup>]一種說法。

D 階段物體名稱，加上小稱詞尾[ŋ<sup>55</sup>]，表示細小物體的用法，比 C 階段更普遍 (39/49)，約有八成單詞皆可加上[ŋ<sup>55</sup>]，以指稱其中較小者，如「眠床」[min<sup>11</sup> ts<sup>h</sup>oŋ<sup>11</sup>]指一般床鋪，「眠床囡」[min<sup>11</sup> ts<sup>h</sup>oŋ<sup>11</sup> ŋ<sup>55</sup>]則指小床或單人床。部分例詞採重疊形表一般通稱，如盒子是「盒盒」[a<sup>21</sup> a<sup>21</sup>]，「盒盒囡」[a<sup>21</sup> a<sup>21</sup> ŋ<sup>55</sup>]指小盒子；鑷子、鉗子都只有重疊形式，沒有加[ŋ<sup>55</sup>]尾用法。鑷子以「鑷」[gi<sup>24</sup>]表泛稱，「鑷鑷」[ŋi<sup>33</sup> gi<sup>24</sup>]表示小鑷子，但其重疊形式的聲母有[ŋ/g]變化。發音人將「鑷鑷」[ŋi<sup>33</sup> gi<sup>24</sup>]跟「鉗鉗」[k<sup>h</sup>iŋ<sup>11</sup> k<sup>h</sup>iŋ<sup>11</sup>]都歸為重疊詞，聲母[ŋ/g]變化，可能是古次濁聲母，在尤溪當代語音的分讀形式。

親屬稱謂上，罕用小稱詞尾[ŋ<sup>55</sup>]，只取得兩個例子，小媳婦和小兄弟；「新婦」[sɿm<sup>33</sup> pu<sup>33</sup>]為媳婦，而「新婦囡」[sɿm<sup>11</sup> pu<sup>11</sup> ŋ<sup>55</sup>]指小媳婦。在小舅舅與小舅子的區別上，尤溪不採用小稱詞尾[ŋ<sup>55</sup>]來區別；以「阿舅」[a<sup>233</sup> ku<sup>31</sup>]指小舅舅，「細舅」[si<sup>55</sup> ku<sup>31</sup>]指小舅子；小叔叔跟小叔則分別為「阿叔」[a<sup>233</sup> tsi<sup>24</sup>]、「□叔」[ɿ<sup>31</sup> tsi<sup>24</sup>]表示，「□姑」[ɿ<sup>11</sup> ku<sup>55</sup>]則表示小姑。從 A 到 D 這幾個階段來看，小稱詞尾[ŋ<sup>55</sup>]，仍帶有明顯指小與後代的涵義；也因此中表示小叔、小舅子這類親屬稱謂上，和詔安、漳州不同。

E 階段帶情感色彩的用法中，完全沒有人名加上[ŋ<sup>55</sup>]以表親暱用法的詞例；相對地，表蔑視用法的蔑稱，則可以出現小稱詞尾加綴用法 (7/19)，如不客氣地稱呼日本人「日本囡」[le<sup>11</sup> pɿŋ<sup>33</sup> ŋ<sup>55</sup>]、或外國人「番囡」[huāi<sup>11</sup> ŋ<sup>55</sup>]。這裡的小稱詞尾[ŋ<sup>55</sup>]帶有強烈蔑視或指小涵義，所以老頭子、鄉下人等詞例，都沒有加上[ŋ<sup>55</sup>]的用法。在職業稱呼上，做工的人不能加上[ŋ<sup>55</sup>]，但演戲的人，也許屬於傳統上較受輕視的行業，所以有「戲囡」[hi<sup>3</sup> ŋ<sup>55</sup>]。

前面提到發音人在[ŋ<sup>55</sup>]的讀音上，不管是實詞或詞尾用法，基本上都還保留著獨立音節的特徵，但有些小稱詞例讓我們在音節切分上產生相當大的困惑，如「蟲」讀音[t<sup>h</sup>ɿŋ<sup>11</sup>]，但小蟲「蟲囡」[t<sup>h</sup>ɿ<sup>11</sup> ŋ<sup>55</sup>]，上衣「襖」[au<sup>11</sup>]，小上衣「襖囡」[o<sup>33</sup> ŋ<sup>55</sup>]。就音長來看，這兩個詞的第一個音節都相當短暫，就人耳聽辨上，

詞根音節比小稱詞尾更短，兩詞的音節都縮減到一個半音節，第一個音節的音長應只有一個音拍 (mora)。發音人在同一單詞幾次發音中的變讀，也反映音節切分上的搖擺不定，訪談中初次聽到「蟲囡」[tʰɿ<sup>11</sup>ŋ<sup>55</sup>] 音串時，直覺是一個單音節詞；因為其他詞例中，詞根與小稱詞尾都明顯各成音節。與發音人確認並重複發音時，聽見 [tʰɿ<sup>11</sup>] 之後出現短暫停頓，但仍未帶出如「蟲」讀音 [tʰɿŋ<sup>11</sup>] 時的鼻音韻尾，因此我們取得的小蟲讀音，實際語音轉寫應為 [tʰɿŋ<sup>45</sup>] 或 [tʰɿ<sup>1</sup>ŋ<sup>55</sup>]。

2000 年採訪到的 23 歲尤溪城關發音人，[ŋ<sup>55</sup>] 尾在許多詞例上已經附著到前一音節中，以「小刀子」為例，即使請發音人重說一次，在 [tɿ] 跟 [ŋ] 也不存在停頓。

〈表 4〉尤溪小稱詞（發音人 2000 年受訪時為 23 歲）

<i>pig/piggy</i>	<i>knife/penknife</i>	<i>ditch/small ditch</i>	<i>intestine/small intestine</i>	<i>dog/doggy</i>
tui <sup>33</sup> /tuiŋ <sup>45</sup>	tɿ <sup>33</sup> /tɿŋ <sup>45</sup>	kau <sup>33</sup> /koŋ <sup>45</sup>	tsoŋ <sup>11</sup> /tsoŋ <sup>45</sup>	kuẽ <sup>55</sup> /kuẽŋ <sup>45</sup>

因此，小稱詞弱化在尤溪存在著年齡層的區別演變，年輕一輩的小稱詞在語音形式上進一步弱化。這個現象並非單一案例，在 2006 年 6 月的後續調查中，我們收集到更多不同年齡層發音人資料，確認尤溪城關小稱詞，確實在中青年層普遍出現韻尾化現象，這部分日後將另文探討。

### 3.4 大田

與之前的三個方言點相較，大田的小稱詞複雜一些。黃景湖 (1983) 指出大田話有包括「變調、變韻、加綴」，三種不同形式的小稱用法，如「蚊 bū<sup>42</sup> → bū<sup>153</sup>」、「瓶 pø<sup>24</sup> → pe<sup>153</sup>」、「壺 xu<sup>24</sup> → xũ<sup>153</sup> → xu<sup>33</sup> kĩ<sup>42</sup>」。最後一個例子，更顯示同一個詞根可以產出兩種不同的小稱說法，兩者間有程度上的差異，「壺囡」[xu<sup>33</sup> kĩ<sup>42</sup>] 表最小的壺。2005 年田野調查，採集到大田「變調、變韻、加綴」三種小稱用法，由語料中發現三類小稱的重複加綴相當多元化，並歸納出各小稱詞出現的大致語意範疇。

大田話中，表示兒子、女兒等實詞語意的 A 類詞彙，一律用「囡」[kĩ<sup>42</sup>] 表達；沒有變調用法。B 類動物後代或小動物也適用 [kĩ<sup>42</sup>] 尾，但是還可以附加上變調，這種 [kĩ<sup>153</sup>] 用法在黃景湖 (1983) 沒有提到，但我們的兩位發音人都採用這

樣的形式，也借用這些變調附加來加深小稱的程度，<sup>5</sup> 如「鵝  $\text{ɟia}^{24} \rightarrow \text{ɟia}^{11} \text{kɿ}^{42} \rightarrow \text{ɟia}^{11} \text{kɿ}^{153}$ 」，「囡」 $[\text{kɿ}^{42}]$  小稱尾加上 153 變調，表示更小的意思。這種加綴法在動物後代詞類上廣泛適用，發音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詞彙皆可。

C 類植物細株部分，也適用動物後代的小稱方式，但普遍性降低；比如「小樹」發音人直覺用法是「細樹  $\text{sai}^{33} \text{tɕ}^{\text{h}} \text{o}^{11}$ 」，在刻意詢問下，說「樹囡  $\text{tɕ}^{\text{h}} \text{o}^{11} \text{kɿ}^{42}$ 」也可，但少用；或如「小芋頭」可說「芋囡  $\text{u}^{11} \text{kɿ}^{42}$ 」，但「芋囡  $\text{u}^{11} \text{kɿ}^{153}$ 」的用法，發音人表示只有女性才會這麼使用。有些詞未能問得小稱加綴形式，如稻子、小草。

植物部分詞彙也有變韻小稱，竹子一類中，大竹子為「竹  $\text{ti}^{11}$ 」 $\rightarrow$ 「竹  $\text{tɕ}^{42}$ 」 $\rightarrow$ 「竹囡  $\text{tik}^{11} \text{kɿ}^{42}$ 」或「竹囡  $\text{tik}^{11} \text{kɿ}^{153}$ 」（指稱小竹子或山上沒用的小竹子）。大竹子以單字「竹」表示，竹子的通稱是加上變調與變韻；大田話中凡是變韻都伴隨著變調，但變調不一定有變韻。本方言的小稱變調，最常見的是 153 升降調，另有高降調 52 形式，「竹」字小稱變調採高降調。 $[\text{tɕ}^{52}]$  同時變化元音、鼻音特徵、調值。有些詞彙只留下小稱詞說法，如「李子」，只有  $[\text{nɛ}^{153}]$  的說法，但一般人名姓氏的「李」說成  $[\text{la}^{24}]$ ，對照之下，顯示「李子」的「李<sup>ff</sup>」與「竹<sup>ff</sup>」字一樣是變化元音、鼻音特徵與調值。「梅子」為「黃梅  $\text{m}^{22} \text{mɛ}^{153}$ 」。

D 類物體小者， $[\text{kɿ}^{42}]$  尾小稱用法更少，只問到小刀子「刀囡」 $[\text{tau}^{11} \text{kɿ}^{42}]$ 、小小桌子「桌囡」 $[\text{tau}^{33} \text{kɿ}^{42}]$ 、小小房子「厝囡」 $[\text{tɕ}^{\text{h}} \text{y}^{33} \text{kɿ}^{153}]$ 、小集市「墟囡」 $[\text{hy}^{11} \text{kɿ}^{42}]$  等詞，可以加上  $[\text{kɿ}^{42}]$  尾。本類詞彙最常出現的小稱用法是：前綴修飾語，加上直接附著在詞根上的變調。像是小刀為「細刀<sup>ff</sup>」 $[\text{sai}^{33} \text{tau}^{153}]$ 、小茶壺「細茶壺<sup>ff</sup>」 $[\text{sai}^{33} \text{ta}^{11} \text{hũ}^{153}]$ 、小鍋子「細鼎<sup>ff</sup>」 $[\text{sai}^{33} \text{tɕ}^{53}]$ 、小鋸子「鋸<sup>ff</sup>」 $[\text{kỹ}^{52}]$ （對照大鋸  $[\text{tua}^{53} \text{ky}^{21}]$ ）、「碟<sup>ff</sup>」 $[\text{tai}^{153}]$  與「耳<sup>ff</sup>」 $[\text{ni}^{153}]$ ，這些變調部分也附帶鼻音變韻，如「刀、鋸、壺、碟」等字，在小稱形式的元音鼻化特徵等。其他變韻用法，包括盤子「盤<sup>ff</sup>」 $\text{p}^{\text{h}} \text{u}^{24} \rightarrow \text{p}^{\text{h}} \text{ue}^{153}$ 、鉗子「鉗<sup>ff</sup>」 $\text{k}^{\text{h}} \text{o}^{24} \rightarrow \text{k}^{\text{h}} \text{e}^{153}$ 、瓶子「瓶<sup>ff</sup>」 $\text{p}^{\text{h}} \text{o}^{24} \rightarrow \text{pe}^{153}$ 、釘子「鐵釘<sup>ff</sup>」 $\text{t}^{\text{h}} \text{ai}^{55} \text{tɕ}^{31} \rightarrow \text{sai}^{33} \text{t}^{\text{h}} \text{ai}^{33} \text{te}^{153}$ 」等。

親屬稱謂使用上，長輩年輕者與同輩年輕者，可出現「變韻+變調」的小稱形式，如小姨子「細姨<sup>ff</sup>」 $[\text{sai}^{33} \text{i}^{153}]$ 、阿姨（比母親小）「阿姨<sup>ff</sup>」 $[\text{o}^{11} \text{i}^{153}]$ 、阿姨（比母親大）「阿姨」 $[\text{o}^{11} \text{i}^{24}]$ 。不過發音人在男性親戚上如小舅子、小叔都不採用小稱變讀；夫家親戚如小姑也沒有小稱加綴用法，發音人認為這是母親隨著孩子稱呼所致，這個說法沒能解釋小姨子或小阿姨的小稱形式。就目前得到的語料

<sup>5</sup>  $[\text{kɿ}^{42}]$  小稱尾加上 153 變調，兩位發音人都接受這樣的用法，但加上變調後是更小，或比未變調前大，發音人前後不太一致；這表示變調作為一個小稱尾，指小意涵不具體，多是做為表示親暱，或是模糊的量化概念。

來看，性別影響了親戚小稱用法，母系的女性親戚，較易出現小稱稱呼用語。

E 類表親暱、喜愛稱呼用的，多用變調，如「阿珠  $a^5 t\check{y}^{31} \rightarrow a^5 t\check{y}^{153}$ 」，蔑稱用法則有加上  $[k\dot{i}^{42}]$  尾的例子，如「番囡、日本囡、鄉囡、賊囡」。除了 E 類蔑稱用法，從 B 到 E 類詞彙，小稱詞尾的選用顯示著一定的傾向；此一傾向呼應著小稱詞語法化輪迴過程中語音形式跟語意弱化的對應性。我們把大田各類小稱詞綴，語音形式與語意階段的對應整理如〈表 5〉：

〈表 5〉大田的小稱詞綴與語意階段

語意階段	A. 實詞，兒女	B. 動物後代	C. 植物細珠	D. 物體小者	E. 暱/蔑稱
小稱詞	囡 $[k\dot{i}^{42}]$	$k\dot{i}^{42}$ , $k\dot{i}^{153}$	$(k\dot{i}^{42}, k\dot{i}^{153})$ 、韻/調	變調居多	變調/ $k\dot{i}^{42}$
音韻形式	root + $k\dot{i}^{42}$	root + $k\dot{i}^{42/153}$	root + 變韻/調	root + 變調	root + 變調/ $k\dot{i}^{42}$

〈表 5〉顯示語意與語音的弱化大致相對應，除了 E 階段的蔑稱，這也讓我們重新省思，蔑稱用法的衍生途徑，以及它相對應的語意階段是否需要調整；事實上，四個方言點中，蔑稱用法都與同階段的暱稱不同，所以這部分的階段劃分確實需要重新考量。

#### 4. 對比分析

本節就詔安、漳州、大田、尤溪的小稱用法對比，看語意弱化與語音形式的對應現象。在同樣擁有不只一個小稱詞綴的漳州、詔安與大田的例子，我們看到兩點主要特色：(1) 語意弱化跟語音形式弱化呈現正相關，(2) 這三區小稱用法的變化，支持我們 A 到 E 階段的小稱語意範疇的粗類劃分。不管是小稱詞尾語意的弱化順序，或是小稱詞綴的疊置現象。漳州、詔安與大田三區，A 階段指涉人類後代時都選用獨立音節詞，B 類動物後代詞彙，都出現重疊加綴現象，而 C、D 階段，則相對都採用語音形式較為弱化的小稱詞尾（單元音或變調、變韻），E 階段部分的詞彙，小稱尾普遍在語音形式上更進一層弱化，如漳州在親暱稱呼上改為  $[a]$  隨前變調。<sup>6</sup> 僅有一個小稱詞形式的尤溪話，雖然不能同其他三區一

<sup>6</sup> 本文在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舉辦的「漢語小稱詞小型研討會」宣讀時，承蒙連金發教授諸多指正，特此致謝。同時，連教授提到閩南語表親暱稱呼的隨前變調  $[a]$ ，是否與小稱詞尾「仔」同一詞源，仍有疑慮。確實，隨前變調  $[a]$  與輕聲詞相似，其前音節維持單字調，就語音行為上跟小稱詞綴有著差別，語意上也自有不同，很可能是另一個詞綴。但有趣的是，詔安與漳州「仔」詞尾的元音不同，但詔安在親屬稱謂上，指小一輩的詞尾，與指年幼長輩的詞尾，也是採用同一元

樣，以變用不同小稱形式來呼應階段劃分，但從 B 階段之後，尤溪話小稱詞尾使用率逐段下降，同樣反應出各階段的區分。

就小稱詞尾的活躍度與能產度來看，ㄓ [kɿ<sup>42</sup>] 以及變調 153，在大田的能產度仍相當高，變韻相對較少；而且小稱變韻沒有脫離小稱變調而單獨存在的例子，所以，大田話的ㄓ [kɿ<sup>42</sup>] 及變調 153，各自具有獨立的小稱語法功能，而變韻就現今方言使用者而言，只是冗贅的殘餘形式，不具能產性與獨立語法功能。以大田話中，變韻總是伴隨著變調的使用情形來看，有兩種可能假設，(1) 變韻是更早期的小稱形式，只留下殘餘形式，變調則相對後起，也較為普遍。(2) 變韻是同變調一起的單一小稱形式，就是該小稱詞綴，同時改變了詞根的聲調與韻母；變韻的產出形式隨詞根韻母變化，變調的產出形式則依聲調而定，因韻母形式較多，使用者難以完整掌握相關變韻規律，反之變調則統整出一個主要形式與一個次要形式，極高的普遍性讓使用者容易衍生規律，成為這個小稱的最終代表形式。<sup>7</sup> 詔安的兩個小稱詞尾——[ɛ<sup>53</sup>]、[kiä<sup>24</sup> ɛ<sup>11</sup>]——都還相當活躍；漳州的 [~a<sup>55</sup> kiä<sup>53</sup>] 與 [~a<sup>53</sup>]，也都在各自領域——B 與 C，D 等——階段內普遍使用。作為尤溪唯一小稱詞尾，[~ŋ<sup>55</sup>] 詞尾的應用範圍比其他三個方言都廣；但也因為只有一個小稱詞尾，[~ŋ<sup>55</sup>] 詞尾指小的語意相對明顯。不像漳州、詔安的 [~a<sup>53</sup>]、[ɛ<sup>53</sup>] 詞尾，還能表示一般通稱或親暱涵義。〈表 6〉整理了四個方言點，小稱詞語音形式與語意階段的對照。

---

音、不同調值來區別。而從大田小稱詞尾的使用，小稱變調同樣延續到暱稱用法中，相應於蔑稱普遍使用 [kɿ<sup>53</sup>]，顯示 E 階段暱稱用法，小稱詞綴通常採較弱化的形式。就這些點來看，閩南語稱呼用的 [a] 詞綴仍是有可能與小稱詞相關。

<sup>7</sup> 若第一點假設為真的話，也可說，小稱語意範疇內，僅容許兩個能產小稱詞並列，過多則可能產生競爭取代現象。以目前所得的語料來看，傾向支持第二點假設，因為變韻一定伴隨著變調，如果兩類小稱屬不同時間層的詞尾，應可看到僅有變韻形式的小稱用法。目前無法完全排除第一點假設成立的可能性，因為對大田方言語料調查仍不夠全面。



〈表 6〉漳州、詔安、尤溪、大田四點之小稱語音形式與語意階段

小稱詞階段	漳州	詔安	尤溪	大田
<b>A</b> ：兒子、女兒	kiã <sup>53</sup>	kiã <sup>53</sup>	ŋ <sup>55</sup>	kĩ <sup>42</sup> /küi <sup>42</sup>
<b>B</b> ：動物後代	~a <sup>55</sup> kiã <sup>53</sup>	~kiã <sup>24</sup> ε <sup>11</sup>	~ŋ <sup>55</sup> (23/25)	~kĩ <sup>42</sup> /kĩ <sup>153</sup> ~153/42 變韻/調
<b>C</b> ：植物細株	都用~a <sup>53</sup>	~ε <sup>53</sup> 或細~ε <sup>53</sup> 樹 kiã <sup>24</sup> ε <sup>11</sup> 西瓜 kiã <sup>24</sup> ε <sup>11</sup>	~ŋ <sup>55</sup> (12/21)	~153/42 變韻/調 ~kĩ <sup>42</sup> /kĩ <sup>153</sup>
<b>D<sub>1</sub></b> ：細小物體	~a <sup>53</sup> 唯一：桶 a <sup>55</sup> kiã <sup>53</sup>	~ε <sup>53</sup> 或細~ε <sup>53</sup> 鼎 kiã <sup>24</sup> ε <sup>11</sup> 鉸刀 kiã <sup>24</sup> ε <sup>11</sup> 茶甌 kiã <sup>24</sup> ε <sup>11</sup>	~ŋ <sup>55</sup> (39/49)	~153/42 變韻/調 ~kĩ <sup>42</sup> /kĩ <sup>153</sup>
<b>D<sub>2</sub></b> ：親屬稱謂	平晚輩年輕者 ~a <sup>53</sup>	平晚輩年輕者~ε <sup>53</sup> 長輩年輕：細~ε <sup>33</sup>	~ŋ <sup>55</sup> (2/11)童養媳，兄弟	~153 (2/11)妻妹，兄弟
<b>D<sub>3</sub></b> ：身體部位	皮、耳、指頭	耳朵、指頭	(小孩的)小指頭	~153 (2/12)耳，小指
<b>E<sub>1</sub></b> ：感情色彩親暱	~a 隨前變調	個人偏好發音人不使用	無人名+ŋ <sup>55</sup>	~153
感情色彩蔑視	~a <sup>53</sup>	憎惡~ε <sup>53</sup> 一般~ε <sup>11</sup>	~ŋ <sup>55</sup> (7/19)	~kĩ <sup>42</sup> (11/19) ~153 (1/19)阿公 <sup>8</sup>
<b>E<sub>2</sub></b> ：特指	蒜仔蒜苗		~ŋ <sup>55</sup> (7/14)	~153 (1/12) ~kĩ <sup>42</sup> (3/12)印，白菜， 童男
<b>E<sub>3</sub></b> ：專指	車仔手搖針車 蠟仔梭子蟹		~ŋ <sup>55</sup> (3/13) 豆腐=黃豆	~153 (2/13)手巾，船 ~kĩ <sup>42</sup> (1/13)銀团
<b>E<sub>4,5</sub></b> ：名物化標誌	多表小或蔑稱		無名詞尾用法，加上表小或蔑稱	
<b>E<sub>6</sub></b> ：表輕微弱 小之修飾語	量詞：~a <sup>53</sup>		量詞：sr <sup>1</sup> ~ŋ <sup>55</sup> 形容詞： ~sr <sup>1</sup> p <sup>h:33</sup> ŋ <sup>55</sup> 動詞： iu <sup>55</sup> sr <sup>1</sup> p <sup>h:33</sup> ŋ <sup>55</sup> ~	~p <sup>h:153</sup> ~153

從四區小稱詞尾的使用分布可以發現，當小稱詞綴與表示實詞的兒子語音形式相同時，該小稱詞綴的語意明顯帶有指小意涵，也相對限制住小稱詞綴往純粹名詞詞尾的發展。因之，語意弱化與語音形式弱化是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因為廣泛使用，造成小稱詞意泛化，高頻使用同時也促使語音形式弱化；而後，更因為語音形式上的差異演變，讓小稱詞尾擺脫原來相應實詞的語意限制，在語意弱化演變上有更大的發揮空間，不再局限於指小。〈表 7〉是四個方言點小稱語音形式與語意階段進一步的簡化對應圖示。

<sup>8</sup> 自家阿公叫做 [ɔŋ<sup>1</sup> koŋ<sup>42</sup>]，泛稱一般老人家為 [ɔŋ<sup>1</sup> ko<sup>242</sup>]，兼有變韻與變調。

〈表 7〉漳州、詔安、尤溪、大田四點之小稱形式分布圖

	A	B	C	D	E	
漳州	kiã <sup>53</sup>	~a <sup>55</sup> kiã <sup>53</sup>	(se <sup>55</sup> )~a <sup>53</sup>		a <sup>53</sup>	a
詔安	kiã <sup>53</sup>	~kiã <sup>24</sup> ɛ <sup>11</sup>	過渡	se <sup>33</sup> ~ɛ <sup>53</sup>	ɛ <sup>53</sup>	ɛ
大田	kĩ <sup>53</sup>	kĩ <sup>53</sup> /kĩ <sup>242</sup>	過渡	242/52 變韻變調		kĩ <sup>53</sup>
尤溪	ŋ <sup>55</sup>					

漳州、詔安兩地的小稱形式有相當的對應性，但從他們各自小稱詞的分布，可以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詔安的 [ε<sup>53</sup>] 在語意上較漳州 [a<sup>53</sup>] 更為弱化，已無指小意涵，所以需要前加修飾語「細」來標示小的語意，但在此同時，我們也看到詔安另一個小稱詞尾 [~kiã<sup>24</sup> ε<sup>11</sup>]，勢力範圍相對更加拓展，在 C、D 階段各有不少例詞。當方言有不只一個小稱詞，他們的分布位置會維持一個均衡，此消則彼長，[ε<sup>53</sup>] 指小語意的消退，帶動 [~kiã<sup>24</sup> ε<sup>11</sup>] 的進一步擴展。不同小稱詞尾的分布與語法階段間，難免存在一定的過渡性，但應該都是鄰近過渡；如果呈現跳躍分布狀態，則應該進一步思考該類語法階段，是否確實處在一個合適的位置。這也是下一節要討論的議題。

## 5. 小稱詞語法化歷程：語料回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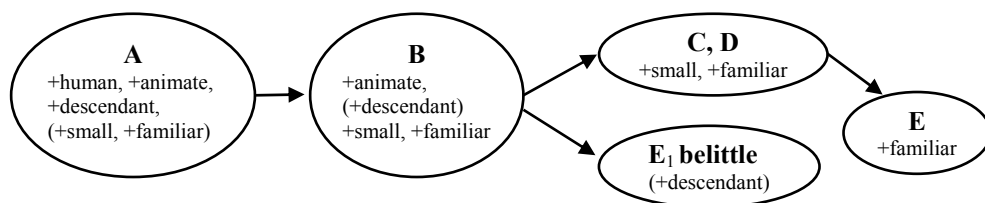
本小節主要討論焦點在於，曹逢甫 (2004, 2006) 提出的漢語方言小稱詞語法化六階段，經過實際田調驗證後，是否需要重新調整，或者以其他方式呈現。

(A) 實詞人類的後代「兒女」，(B) 動物後代，(C) 植物之細株，(D) 細小物體、親屬稱謂、身體部位器官、時間詞等，(E) 暱稱/蔑稱、特指、專指、名物化標誌、表輕微弱小之修飾語等，(F) 助詞。

就收集到的語料顯示：B 階段與 C 階段之間界線明顯；在語意與小稱詞綴的使用上，C 都較 B 弱化。B 有明顯後代意涵，C 沒有，B 都用完整音節表示，C 在多數方言中，都選用語音形式相對簡化的形式。相對地，C 與 D 之間的界線模糊，語意上，同樣指相對小型的個體，雖然 C 類植物具有生命，但就小稱詞的使用上，與 D 類詞彙沒有顯著區別。甚或，多數方言例子中，D 類詞彙有著高於 C 類詞彙的小稱加綴比例。

針對 B、C、D 三階段的語意特徵與語料現象，可以找到一個明顯的區隔特徵  $[\pm\text{animate}]$ ，B 為  $[\text{+animate}]$ ，而 C 階段以下則為另一類  $[\text{-animate}]$ 。B 階段的動物類，因為繁衍方式與人類相似，所以就語意推演使用上，也沿用人類後代用語來表達動物後代之意。但 C 階段則缺乏相對應的語意推演路線，因為植物類別，無明顯前後代繁衍意象，因此 C 階段衍用的是形體大小， $[\text{+small}]$  的特徵，與 D 階段相同。這部分顯示人類對小稱語意的推演使用，反映著對周遭的認知方式。

從閩語四個方言點小稱詞的使用現象，對應各個階段內的語意特徵，我們認為小稱詞語意階段的劃分，可以用語意特徵弱化來表示，如〈圖 2〉，這樣能更具體的呈現階段劃分的動機。



〈圖 2〉小稱詞語意特徵弱化圖

小稱詞各個語意階段的弱化，可以看作是部分語意特徵的取消。將各個語意階段用特徵的方式表示，可以清楚呈現哪些特徵在小稱詞演化過程中起作用。譬如，C 階段與 D 階段的劃分標準，在於有生與否；但方言資料顯示 D 階段，常常有更高於 C 階段的小稱加綴情形，這表示生命有無這項特徵，並未在小稱詞演化過程中起區別作用。相對地，親近與否  $[\text{+familiar}]$ ，在小稱詞使用上扮演關鍵性角色，發音人對於日常生活常見的事物，較易產生小稱詞說法；這也是為何田野調查語料中，D 階段詞彙常會有多於 C 階段的小稱用法的原因。普遍而言，「桌子」、「椅子」等跟人的日常親近度，自是高於植物類；而我們生活中接觸到的物品類別頻率，也多於我們接觸到的植物類別頻率。

以特徵值的方式來看，可以在語意分類或分階段上，做到更清楚的劃分。在 D 階段與 E 階段中，有許多詞彙重疊或詞彙區隔不清的情況。如親屬稱謂是否應列在 D 階段，或列入 E 階段的暱稱/蔑稱中，就實際語用來看，兩者都屬於稱呼類別，而收集到的語料，也反映親屬稱謂與暱稱、蔑稱的同等地位，詔安跟漳州的資料顯示，「年輕長輩」的親屬稱謂，與暱稱選用詞尾相同，而「小舅子」、「小叔」等的用法則與蔑稱詞尾一致。

E 階段次分類間之界線有部分區隔不清。調查詞表中，名物化標誌在詞彙選用上，跟蔑稱有相當大的重疊，而蔑稱與暱稱同列為 E<sub>1</sub> 類感情色彩，但在實際田調資料中卻有截然不同的表現。大田話本身有三類不同程度的小稱組合，就其語料分布上，蔑稱常帶著跟實詞同音的讀音，暱稱卻只容許變調＋變韻。只有一個小稱詞尾的尤溪，完全沒有人名加上小稱詞尾表暱稱的用法，蔑稱則有部分詞例可加。漳州方言也在聲調上，顯示了蔑稱跟暱稱詞尾的差異。就蒐集到的方言語料與單詞語意來看，暱稱與蔑稱用法，應分屬於不同階段。

「小叔子」、「小舅子」或「小姨子」等親屬詞，具有明顯指小意涵，而蔑稱用法上，也有將對方視為下一輩或是晚輩、小輩的語意。這與傳統罵人詞彙上，習慣「以人父自居」的方式異曲同工，如「老子我…」或「恁爸我…」。因此這一部分應可歸為帶著 [+descendant (← belittle)] 的語意特徵，採用將對方視為後代的衍生意涵。<sup>9</sup> 而暱稱用法主要表現的是與聽話者的親密度，具體特徵應該是 [+familiar]。

E<sub>2</sub> 特指與 E<sub>3</sub> 專指，多為 D 類物體指小的延續發展，從指稱個中較小體型者，衍生為專指某一類的用法；通常衍生出此類用法的物體，初時皆具有同組事物中「較小」(small)、「較普遍」(familiar) 常見之物，如尤溪城關之「豆圐」專指黃豆。哪些詞可能進行此類語意衍化，從指小變成專指或特指，這點在各方言間有相當大的變化，基本上與當地生活習慣相關，同時有著「約定俗成」的任意性。專指與特指這種特色，也造成調查詞表設計上的困難，可能列出 100 個詞彙，在一定方言中，只有兩三個找到專指用法；如「豆腐圐」在尤溪話指「豆花」，但在其他方言都是以「豆腐腦」、「豆花」來指稱。這部分可在調查 C/D 階段詞彙時附帶詢問，或是舉例請發音人聯想，他們方言中有沒有相似用法。如金門閩南語中，「糕仔」指一種傳統菱形糕點，「粿仔」指作粿時，先煮熟的一些小塊的糯米漿塊，藉以增加揉麵時的黏性，「糖粿仔」則指七夕祭拜七娘媽的特製小湯圓。就其語意特徵而言，[+small, +familiar] 仍是這類用法的核心理念，只是在經常指涉某一特定物品成習慣後，小稱形式就成了特指或專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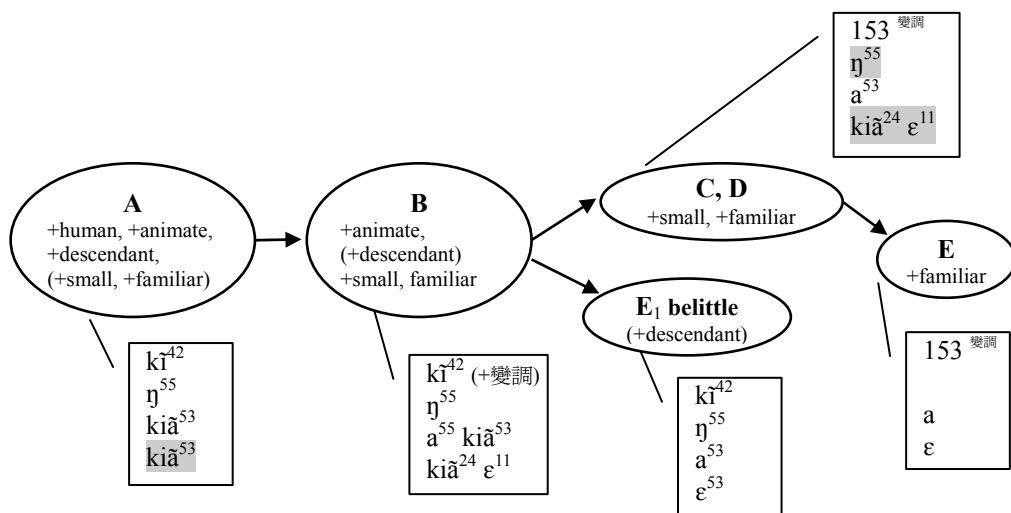
E<sub>6</sub> 類表輕微弱小之修飾語的用法，「一＋量詞＋仔」的用法，在各方言間使用普遍。但形容詞或動詞加上小稱詞尾的用法，收集到的語料相當有限，部分方言發音人表示完全無此類用法。即使方言存在相關用法，也與「一＋量詞＋仔」的用法不一致。一般在「一＋量詞＋仔」的用法上，指小意涵明顯，通常指形體或數量上的小；如「一枚仔」指小小的一枚。動詞或形容詞加上小稱詞綴的用

<sup>9</sup> 或者不須另立一類，而歸入 [+small, +familiar]，但蔑稱用法上，其所指稱的「小」跟物體的小又有別。此處暫另立一類，希望未來可找出更多證據支持。

法，顯示的語意是動作的較少量或程度較淺，通常都得重疊後才能加綴小稱詞尾，與「一+量詞+囡」指「外表可見的幼小」有著語意差異。「一+量詞+仔」的用法，就其使用普遍度與語意、語音形式分析，可以歸入帶有 [+small, +familiar] 的語意階段。

而 E<sub>6</sub> 中動詞、形容詞加上小稱詞綴的用法，因為在方言少有此類用法，少數收集到的詞例多只能以重疊形式加上小稱詞綴的方式出現，對比閩南語重疊詞語意特性，雙疊詞表示語意 [x] 的相對減弱，或有點兒 [x] 解釋。因此我們認為小稱詞綴，並未賦予此類詞彙 [+small] 的特徵，其微小量的解讀，應該是來自重疊構詞的語意特徵。

綜合小稱詞在閩方言的使用與弱化現象，可歸納出小稱詞的使用，一般存在跨語法化階段演變，「孩童」、「指小」是其衍生核心。方言中一般容許存在不只一個小稱詞，但由於語意推擠競爭，也不允許過多小稱詞綴出現。單一小稱詞形式可能跨類 2-3 個語法化階段，無法包含所有語法化階段，因跨類過多會造成語意特徵混淆；同一方言的兩個小稱詞形，會分別代表不同的核心語意。兩個具能產性的小稱詞綴是方言較偏好的形式，因為可以最精簡地涵括整個小稱語法化階段，若單只有一個小稱形式，通常會有些小稱功能無法納入，如尤溪話。除了最能產的小稱形式外，其他不再能產的舊有小稱詞綴，通常都以個別詞彙的殘餘形式留存於方言中。



〈圖 3〉閩語小稱詞語意演變與語音形式對應

〈圖 3〉各個對應語音形式，由上而下，分別為大田、尤溪、漳州、詔安；本圖顯示出這四點方言，小稱語意弱化階段與大致相應的語音形式。只有單一小稱詞尾形式的尤溪，無法涵括所有語法化階段，因為與實詞「囡」讀音一致的小稱詞尾 [ŋ<sup>55</sup>]，仍具有明確指小意涵。在 C、D 階段使用時，[ŋ<sup>55</sup>] 與詔安的 [kiã<sup>24</sup> ε<sup>11</sup>] 都明確指小，漳州 [a<sup>53</sup>] 與大田變調，在 C、D 階段指小語意較弱。閩語小稱詞語意階段與語音形式對應，並不是明確的一對一劃分對應，這是因為一個語音形式的語意演變，都是逐步擴展，然後慢慢促成語意核心轉移。若有不只一個小稱詞的方言，會在某個階段出現過渡期，如漳州與詔安的重疊加綴 [a<sup>55</sup> kiã<sup>53</sup>] 與 [kiã<sup>24</sup> ε<sup>11</sup>]，都在 C、D 階段開始過渡到 [a<sup>53</sup>, ε<sup>53</sup>]，只是 [ε<sup>53</sup>] 若要指小都得前加修飾語「細」一起連用。

## 6. 結論

閩語小稱詞語法化過程中，語意弱化與語音形式上，存在著相對應的演變層次；但不是一對一的清楚劃分對應，而是相輔相成的逐步相應弱化。藉由四點田調語料的比較，我們發現曹逢甫 (2004) 針對小稱詞所提出的六階段語法化歷程大體上都跟語言事實相呼應。文中提出，小稱詞語法化歷程，可以採語意特徵弱化的方式表示，以「兒子」語意特徵——(+human, +animate, +descendant, (+small, +familiar))——的逐步減少，區隔出語意弱化的各個階段。以語意特徵弱化分階段，一方面可以對應到曹逢甫 (2004) 的分類，驗證了小稱詞綴語意弱化，與語音形式上的對應性，另一方面則呈現出更具體的歸類劃分準則。

## 附錄：小稱詞田調字表

### A：兒子、女兒

1. 男孩子(男子囡)
2. 女孩子(姪囡)
3. 大兒子(大囡)
4. 小兒子(細囡)
5. 最小的兒子(尾囡)
6. 乾兒子(義囡)
7. 父子倆(兩爸囡)
8. 母子倆(兩母囡)
9. 哥哥的兒子(兄囡)
10. 弟弟的兒子(弟囡)
11. 嫂嫂的兒子(兄嫂囡)
12. 姐姐的兒子(大姊囡)
13. 人家的兒子(別儂囡)
14. 工人孩子(工人囡)
15. 教師孩子(教師囡)
16. 兒孫(囡孫)
17. 懷孩子的病(病囡)

### B：動物的後代（動物之小者）

指小：

1. 小牛(牛囡)
2. 小豬(豬囡)
3. 小雞(雞囡)
4. 小鵝(鵝囡)
5. 小羊(羊囡)
6. 小虎(虎囡)
7. 小獅子(獅子囡)
8. 小蛇(蛇囡)
9. 小蟲(蟲囡)
10. 小魚(魚囡)
11. 小蝦(蝦囡)
12. 小蝗子(蝗囡)

指小 & 泛指：

13. 犬囡<sub>1,2</sub>
14. 貓囡<sub>1,2</sub>

15. 鴨囡<sub>1,2</sub>

16. 兔囡<sub>1,2</sub>

17. 猴囡<sub>1,2</sub>

18. 鳥囡<sub>1,2</sub>

19. 燕囡<sub>1,2</sub>

泛指：

20. 蚊子(蠓囡)

21. 麻雀(只囡)

22. 蜆子(虫流囡)

23. 蠶(桑囡)

24. 蝌蚪(水鼓囡)

25. 子孓(雨蟲囡)

### C：植物之細株（植物之小者）

1. 小樹(樹囡)

2. 小草(草囡)

3. 小竹竿(竹囡)

4. 小西瓜(西瓜囡)

5. 小木瓜(番椰子瓜囡)

6. 小桃子(桃囡)

7. 小龍眼(龍眼囡)

8. 梨子(梨囡)

9. 桃子(甜桃囡)

10. 麥子(麥囡)

11. 柑囡

12. 芋頭(芋囡)

13. 稻穀

14. 李子

15. 梅子

16. 茄子

17. 番茄(西紅柿)

18. 楊梅(樹梅)

19. 橄欖

20. 松樹

21. 榕樹

D<sub>1</sub>：細小的物體（器物之小者）

指小：

1. 小枕頭(枕頭囡)
2. 小被子(被囡)
3. 小床(眠床囡)
4. 小的上衣(衫囡)
5. 小褲子(褲囡)
6. 小鞋子(鞋囡)
7. 小斗笠(笠囡)
8. 小麻布袋(布袋囡)
9. 細繩(索囡)
10. 小秤(秤囡)
11. 小剪刀(鉸刀囡)
12. 小刀子(刀囡)
13. 小鎖兒(鎖匙囡)
14. 小湯匙(瓢羹囡)
15. 小桶子(桶囡)
16. 小罐子(罐囡)
17. 小盒子(盒囡)
18. 小鐵鍋(鼎囡)
19. 小茶壺(茶瓶囡)
20. 小桌子(桌囡)
21. 小圓桌(月桌囡)
22. 小房間(房裏囡)
23. 小房子(厝囡)
24. 雜貨店(店囡)
25. 小集市(市囡)
26. 細沙(沙囡)
27. 小石子(石囡)
28. 小雨(雨囡)
29. 小溪(溪囡)
30. 小水坑(水窟囡)
31. 小洪水(水囡)
32. 小山(山囡)
33. 小團子(丸囡)
34. 曬乾的一種小糯米團子(白丸囡)

指小 & 泛指：

35. 椅囡<sub>1,2</sub>

泛指：

36. 褥子(褥囡)
37. 尺(尺囡)
38. 鑷子(鑷囡)
39. 鉗子(鉗囡)
40. 錐子(鑽囡)
41. 鋸子(鋸囡)
42. 釘子(釘囡)
43. 鏟刀(鏟囡)
44. 碟子(碟囡)
45. 窗戶(通門囡)
46. 髻子(髻囡)
47. 擔子(擔囡)
48. 香煙(煙囡)
49. 堅硬的粒狀物(子囡)

D<sub>2</sub>：親屬稱謂（尤指晚輩或年輕者）

1. 妻之妹(姨囡)<sub>1,2</sub>
2. 妻之弟(舅囡)<sub>1,2</sub>
3. 夫之妹(姑囡)<sub>1,2</sub>
4. 夫之弟(叔囡)<sub>1,2</sub>
5. 童養媳(新婦囡)<sub>1,2</sub>
6. 童養媳爲嫂(嫂囡)<sub>1,2</sub>
7. 孫子(孫囡)
8. 孩子(兒囡)
9. 小叔子(叔爹囡)<sub>1,2</sub>
10. 小舅舅(舅爹囡)<sub>1,2</sub>
11. 小兄弟(兄弟囡)<sub>1,2</sub>

D<sub>3</sub>：身體部位與器官

1. 耳朵(耳囡)
2. 小舌(喙舌囡)
3. 小鬍鬚(小鬍鬚 N)
4. (小)指頭
5. 鼻子
6. 指甲
7. 膝蓋
8. 脖子



9. 拳頭
10. 眼睛
11. 手
12. 腳

E<sub>1</sub>: 感情色彩 (暱稱、蔑稱等)

親暱、喜愛:

1. 珠囡(人名)
2. 英囡(人名)
3. 阿雄囡
4. 阿光囡
5. 阿妹囡
6. 弟囡(弟弟)
7. 兒婿囡(女婿)
8. 妹妹囡(小姑娘)
9. 徒弟囡

輕蔑、厭惡:

1. 老貨囡(老頭兒)
2. 老媽囡(老婆子)
3. 日本囡(日本鬼子)
4. 番囡(外國人)
5. 外省囡(外省人)
6. 鄉下囡(鄉下人)
7. 林囡(姓林的小子)
8. 陳囡(姓陳的小子)
9. 官囡(小幹部)
10. 差囡(衙役)
11. 賊囡(小偷)
12. 戲囡(戲子)
13. 短命囡(短命鬼)
14. 獻世囡(丟臉的)
15. 敗家囡(敗家子)
16. 拐骹囡(拐骹的人)
17. 癩手囡(癩手的人)
18. 大舌囡(口吃的人)
19. 痾腰囡(駝背的人)

E<sub>2</sub>: 特指

1. 鋪囡(用椅子臨時搭的床)
2. 厝囡(山裡、田間爲看管農作物而臨時搭建之草棚)
3. 爐囡(能搬動使用的灶)
4. 蒜囡(青蒜苗)
5. 印囡(私章)
6. 豆腐囡(豆腐腦, 即未加工好的豆腐)
7. 童男囡(未婚小夥子)
8. 儂囡(洋娃娃)
9. 白菜囡(小白菜)
10. 肉丸囡(獅子頭)
11. 番錢囡(銀角子)
12. 菜脯囡(蘿蔔乾)
13. 裨囡(背心)
14. 鯇囡(一種醃鯇)

E<sub>3</sub>: 專指

1. 熏囡(香煙)
2. 罐囡(煎藥用的罐子)
3. 蝦囡(一種很小的淡水蝦)
4. 豆囡(黃豆)
5. 手巾囡(手絹兒)
6. 錢囡(硬幣)
7. 腹老囡(下腹部)
8. 菜囡(蘿蔔乾兒)
9. 肉丸囡(肉末與蛋合蒸的食物)
10. 面囡(卷成棋子狀的麵條兒也叫棋子面)
11. 車囡(人力車)
12. 椅囡(板凳兒)
13. 船囡(一種有篷的小船兒)

E<sub>4</sub>: 名物化標誌

形容詞:

1. 野囡(癩三)
2. 敗囡(敗家子)
3. 痞囡(流氓)
4. 死囡(死鬼)

5. 肥㗎(胖子)<sub>1,2</sub>
6. 矮㗎(矮子)<sub>1,2</sub>
7. 啞㗎(啞巴)<sub>1,2</sub>
8. 蠢㗎(傻子)<sub>1,2</sub>
9. 癡神㗎(瘋子)<sub>1,2</sub>
10. 鹹澀㗎(吝嗇的人)<sub>1,2</sub>

動詞：

11. 夾㗎(夾子)<sub>1,2</sub>
12. 漏㗎(漏斗)<sub>1,2</sub>
13. 籠㗎(竹籠)<sub>1,2</sub>
14. 鑽㗎(鑽子)<sub>1,2</sub>
15. 割㗎(鐮刀)
16. 銼㗎(刨食物成簽的器材)
17. 刨 k<sup>h</sup>au 㗎(削皮器材)
18. 拍鐵㗎
19. 拍石㗎(石匠)
20. 做工㗎
21. 做戲㗎
22. 骰溜㗎(浪蕩公子)
23. 佻象㗎(不正派的人)
24. 剃頭㗎(理髮匠)<sub>1,2</sub>
25. 排攤㗎(稱擺攤做買賣的人)<sub>1,2</sub>
26. 殺㗎(扒手)<sub>1,2</sub>
27. 拍工㗎(打工仔)<sub>1,2</sub>

E<sub>5</sub>：表輕微弱小之形容詞，副詞或動詞  
(尤其是其中牽涉到重疊詞者)

量詞+㗎：

1. 一角㗎(一角錢)
2. 一滴㗎(一點兒)
3. 一粒㗎(一小粒)
4. 一兩㗎(一小兩)
5. 一撮㗎(一小撮)

6. 一歇㗎(一會兒)
7. 一菩㗎(一小朵)
8. 一碗㗎(一小碗)
9. 一把㗎(一小把)
10. 兩條㗎(兩小條)
11. 兩盅㗎(兩小杯)
12. 兩粒㗎(一兩粒)
13. 三盆㗎
14. 四籠㗎
15. 幾塊㗎(一兩塊)

形容詞+㗎：

16. 快㗎
17. 闊㗎
18. 多㗎
19. 芳㗎
20. 快猛㗎(快些)
21. 細心㗎(小心些)
22. 快快㗎
23. 厚厚㗎
24. 多多㗎
25. 細心細心㗎
26. 快猛快猛㗎

動詞+㗎：

27. 擱㗎(有些搖動)
28. 曝㗎(有些曬)
29. 漏㗎(有些漏)
30. 動搖㗎(有些搖動不穩)
31. 痛悶㗎(有些微痛)
32. 擱擱㗎(有點搖動)
33. 曝曝㗎(有點曬)
34. 痛悶痛悶㗎(有些微痛)
35. 笑笑㗎(有點笑)

## 引用文獻

- Chen, Zhongmin. 1999. On the diminutives in Min dialects.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77-95.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Gabelentz, Georg von der. 1891. *Die Sprachwissenschaft: ihre Aufgaben, Methoden, und bisherigen Ergebnisse*. Leipzig: Weigel.
- Hopper, 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Jurafsky, Daniel. 1996. Universal tendencies in the semantics of the diminutive. *Language* 72.3:533-578.
- 王本瑛. 1995. 〈漢語方言中小愛稱的地理類型與演變〉,《清華學報》新 25.4:371-398。
- 石毓智. 2006. 〈表現物體大小的不對稱性〉,《語法的概念基礎》, 257-274。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伍巍. 1993. 〈尤溪方言的小稱詞綴分析〉,第三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李如龍. 1996. 〈福建大田廣平話——一種混合型方言〉,《方言與音韻論集》, 267-28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 李如龍. 1997. 《福建方言》。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李如龍. 2001. 《福建縣市方言志 12 種》。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 林連通. 1988. 〈福建永春方言的「仔」尾〉,《中國語文》1988.2:121-127。
- 邵慧君, 甘于恩. 1999. 〈閩語小稱類型比較〉,第六屆國際閩方言研討會論文。香港：香港科技大學。
- 袁家驊等. 1989. 《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 張屏生. 1996. 〈同安方言及其部分相關方言點的“仔尾詞”音變〉,第五屆國際暨第十四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 張振興. 1985. 〈閩語的分區(稿)〉,《方言》1985.3:171-180。
- 張振興. 1993. 《台灣閩南方言記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曹逢甫, 劉秀雪. 2001. 〈閩南語小稱詞的由來——兼談歷史演變與地理分布的關係〉,《聲韻論叢》11:295-310。台北：學生書局。
- 曹逢甫. 2004. 〈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第二屆語言學研究方法研討會論文。台北：國立政治大學。
- 曹逢甫. 2006. 〈語法化輪迴的研究——以漢語鼻音尾/鼻化小稱詞為例〉,《漢語學

報》2006.2:2-15。

連金發. 1998. 〈台灣閩南語詞綴“仔”的研究〉, 黃宣範編《第二屆台灣語言國際研討會論文選集》, 465-483。台北：文鶴。

陳章太, 李如龍. 1991. 《閩語研究》。北京：語文出版社。

陳澤平. 1998. 《福州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馮愛珍. 1991. 〈福清話名詞性後綴〉, 《中國語文》1991.6:440-444。

黃丁華. 1958. 〈閩南方言裡的虛字眼“阿”和“仔”〉, 《中國語文》1958.1:21-24。

黃典誠主編.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黃景湖. 1983. 〈大田縣後路話的特殊音變〉, 《廈門大學學報》1983.5:97-106。

楊秀芳. 1991.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Received 3 July 2007; revised 24 May 2008; accepted 30 May 2008]

Feng-fu Tsao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fftsao@mx.nthu.edu.tw

Hsiu-Hsueh Liu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anguages and Language Educatio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521, Nanda Road  
Hsinchu 300, Taiwan  
hhliu@nhcue.edu.tw

## **Correspondence of Form and Meaning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Min Diminutives**

Feng-fu Tsao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siu-Hsueh Liu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Tsao (2004, 2006) proposes six stages i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Min diminutives. We have concluded that this development is generally correct, but in need of modification. In this paper, we argue for a correspondent development of form and meaning, considering data from four Min varieties: Zhangzhou, Zhao'an, Youxi, and Datian. Specifically, a distinction between Tsao's stages C and D is not obvious in our data, and so should be merged into a single stage. Stage E, on the other hand, dealing with diminutives of disparagement and intimacy, should be split in two. We outlin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the four dialects in their diminutive morphology and usage rules and discuss the ty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minutive grammaticalization in Min.

Key words: Min (Chinese), diminutives, grammaticalization